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天湊巧 第二回 陳都憲 錯裡獵巍科 誤中躋顯秩

對天頻歎息，怪他倒弄英雄。 渾不定，絮隨風，悄沒個根宗。  
寒賤幾淹耆碩，空疏平步蟾宮。  
鵬折翼，燕凌空，口涎啣困籠。  
忡忡。

更紉絳芥收朱紫，銅兒蠅尾花口。  
總無奈彼蒼混沌，弄得是文章無據，衡鑒冬烘。  
惟有幾聲浩歎，灰心鉛槧，屈首牢籠。  
右調《塞翁吟》

功名二字，真真弄得人頭昏眼亂，沒處叫冤。任你念破五車書，詞傾三峽水，弄不上一個秀才，巴不得一名科舉。就辛辛苦苦弄上了，又中不得一個舉人，捱不上打一面破鼓。到是一干才識無有的小後生，奶娘懷抱裡走得來，更是沒名目的，劃得兩句時文，偏輕輕鬆鬆，似枝竿黏雀兒，一枝一枚；彈子打團魚，一彈一個。不諳些事故，每得了高官，任意恣情，掘盡了地皮，剝盤了百姓，卻又得優升考眩這其間豈不令人冤枉？

白鐵有時科第有，怨聲高處利名高。

總來只是個天沒道理，生了他在鄉紳家裡，自然是一封書、兩封書，討得個頭名、二名，生了他在財主家下，拼卻幾十兩、幾百兩，怕不得一等、二等？這樣光棍，又與司裡、道里熟識，便彼此交結，認作通家。這樣人與司、道往來，便捱身作他門下，洋洋稱名士，烈烈稱英才。借人家的文字刻幾篇，下面又假說注道：某中尊案首、某宗師二名、某觀風超等；又文章後面批語下注名公某、當道某、名士某。竊附聲氣，強認作名社中人。這也是生就他這一副的心腸，這一副的臉皮，怪他不得，忌他不必。既沒有金張家世，又無吳鄧錢財。面皮不老心不乖，淪落名場何怪。

就是日今鄉場，人謠道：「七十九公，公子、公孫、公女婿；八十同怨，怨祖、怨父、怨丈人。」我道只該怨天，還該自怨。生時怎不鑽在他家肚中？大時怎不做他家坦腹？又有個謠道：「白馬紫金牛，騎出萬人羞。問道誰家子，雪白五千頭。」不知道如今的時勢，賄賂公行，買賣都是公做，有什麼羞？試看其中有買著去的；有吃人撞去，惹出口面，名利兩失的；有那頭路也在，關節也真，他卻不得進場，不能終常一同做事，搭披的到去，正主不去；一同關節，一個得中了，一個卻見遺。事極昭彰，沒人舉發；事已敗露，又得完全，豈不是命！豈不是命！況又有父兄作宦，兩地進場，彼此打換，父兄當權，下邊承迎，我卻輸他沒有這樣的父兄；他是三千，我便四千，他是四千，我便五千，我又輸他沒有這樣阿堵；況至白手光身，三千五千立個票，我卻輸他沒有這樣膽，敢於潑做；又輸他沒有這樣才，周旋得來。還有個絕妙的極不通的人，極不濟的人，在錯中得取功名。這更是上天已安排定了，人力不能勝，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。

腹笥便飽王經，工竽好惹眼誰青？

寒窗一點不平氣，飛入長空天欲冥。

此人是江北泰州人，後來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。他姓陳，名是都憲。這都憲原是小家子出身，早早的亡過了父親，家中只有個寡居的母親。過的日期又不濟，是個奇窮。

家徒剩有四邊壁，負郭猶餘五畝田。

手底沒有銀子，做不的經商生理。身子寡弱，又愚鈍，做不的手藝肩挑。沒奈何卻去唸書，也沒有那錢來從先生買書。找了一冊時文，不知是舊的，是新的。守著一本講章，也不管是好的，歹的。資質極鈍，念了一百多遍，還記不清。筆性又欠靈，若是做篇文章，也得個一日兩日。二句板對破題，三句承題，四句起講，一篇文章足足三百五十個字，說是個山歌，又沒腔，說是個陶真的唱本，句略長短。文理欠亨，不用說了。做文章的會友，沒個人搭理他，只得自家攢著眉，搖著頭，走過來，走過去，寫上一二篇。他的心到虛，就是一面之識，也去求救。有一等老實的人，說他頭路欠清，詞彩欠秀，句調欠工，意思欠深，須得明師指點。有那一等輕薄的人，便道：「小陳，小陳，你這個童運也不得脫了。」一個道：「娘肚皮裡番個身，或者也能進得個學來。」一個道：「還怕胎氣不清，病人了骨髓，頭面雖改，肚腸仍是不能改的。」還有那把他當景看的，將文字拿來密密批圈，元脈元局，將他文字又編作歌謠笑話，彼此傳誦。

反手為雲覆手雨，世間輕薄多如此。

喜得他面皮老，心境深，到也受得。有個父執章庵庵，見他道：「你這小伙，沒有無師得成的。我有個好友金秀才，這人飽學，已補過廩。做人忠厚，不計束脩，我送你去從他，或者也有些進益。」那金先生收了他在門下。去得遲，剩得一間最低最窄的房子與他，他也不揀擇，在裡面坐臥誦讀。金先生待他，也不分厚薄，一同講說指點。只是他的開口奶早吃差了，任你救他，總救不轉。

車遲馬瘠，游燕越適。

南北茫茫，口成間隔。

先生亦付之無可奈何。他有些好處，卻也極敬重先生。一日晚間，群坐納涼，先生道：「我房中熱甚，不能睡。」陳都憲道：「學生房中極涼，我讓先生睡罷。」眾人道：「先生房中高爽還熱，你那房極卑狹，到涼嗎？」陳都憲道：「果然。先生請試一試。」先生道：「只怕不然。」當晚，先生到他房中，放下了蚊廚，吹滅了燈。方睡，清風謾謾自帳外來，似有人扇的一般。先生道：「果是涼得好。」說得這一聲，只聽外邊似有把扇子撒在地下，朗朗的道：「我只當是都御史，原來是個老明經。」帳中竟熱起來了。先生知道是個鬼，懼怕的也不敢出來，弄得汗雨通流，幾乎蒸殺。大天明了，然後敢起。眾人來見先生，問：「果然涼否？」先生說：「古怪，有鬼。」把前事一說。眾人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小陳是都御史了？若考普天下不通的人，管定小陳是案首、解元、會元，做得到都御史。」先生道：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事未可知。」眾人道：「先生來捧都御史的粗腿了，只怕是鬼話。」

凡人見已然，茫昧那可信。

就是先生卻也不解，心中自思說：「難道這樣蠢笨不通的做得？除非一旦豁然貫通。」卻也大家勉勵他，說：「鬼神斷無戲言，還要堅心上進。」他心也自堅，無奈不明白，先生也鑽不到他肚裡去。書不記得，街坊上說的俗話偏記得，嘗補湊出來。先生看了，也只是歎息而已。

後來母親死了，丁了三年憂，在家開個訓蒙的館，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淘得爛熟，寫出越不成文字。窮得極，與人做些打油的慶壽慶號詩寫軸，擦些酒食，得一二百銅錢。若說將來是個都御史，莫說外人不信，連自己心裡也信不過。更可惱者，市井上的人見他出入規行矩步，大家都說是都御史來了，嘲得他的臉紅了又白。

病鶴翅離披，翩躚不能舉。

安得禁鴟鴞，張吻相笑語。

時值亢旱，江北凶荒。不得已吃些稻子，有一餐沒一餐捱過。外邊府縣申文，請蠲租賑濟。這州官北人，姓趙，極誠心愛民。

怕裡遞鬼名關請，著照排門冊填寫極貧次貧，仍填上作何生理，定他真貧不貧，酌量賑濟。陳都憲少了裡遞幾年丁艱，又沒擺佈處請他酒吃，想道他不開。適值大街上王翠峰家，眾人都為他作軸子慶號，這陳都憲也因此做了一首歪詩，又為他書寫道：高山一塊石，霧罩朦朧黑。

春雨增青苔，晚煙添墨跡。  
萬年嘗不倒，千載還獨立。  
以此作公號，光彩照四壁。

寫完，自己念了一遍，道：「我的文才雖不濟，詩才盡高。」自隨人去騙酒吃，不來請賑。這廂州官落倉，那些飢寒百姓，有衫無褲，負子拖妻，已是排滿。又有一起秀才，有巾無衫，有衫無靴，一齊上來，求老父師破格外之恩，作養生員。有要增穀子的，有添口數的，有嫌門斛不准的，爭先搶奪，也不顧擠落頭巾，扯破藍衫。州官見了，甚是可厭，道：「這些斯文，全沒體面！」渾過這陣，唱名給谷。到陳都憲，叫了幾聲，不見人應。裡遞答應道：「實是有這人。想是穿的太濫褸，怕羞，不肯來。」州官道：「這等說，是個安貧養高的人。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明日可同他到縣裡，補給他罷。」

次日早晨，里長去約他道：「我到好意開你一個極貧，你卻不到。州官要勾了去，我稟說是個極貧極苦，沒飯吃的，想是怕害羞不來。州官因我稟說你是個安貧養高的，著我同你今日去到縣裡補領。這石穀子是我替你爭來的，與我八斗才是。」陳都憲聞說，便去找出一頂破角斷邊，多年古代油泥半寸厚的一頂舊方巾，穿領七穿八孔拽衿掛彩似披風，鋸鋸齒邊鐵色一領舊布道袍，無底的襪，沒根的鞋，合里長同走。里長道：「陳先生，我前日編審，再也尋不出你這一付行頭來。等到下次的時候，一定奉價來說。」

面瘦肌黃唇紫，破帽敝衣敗履。  
不是首陽伯夷，定然於陵仲子。

到了州前，引的眾人一齊掩口而笑，道是一個卑田院都管。里長一同進去，說：「補到了。」州官一見，便歎息道：「此處地方原有高士，竟使他這樣淪落，這分明是我之罪了。」叫過來長揖，留進州堂待茶。也不問他的學問何如，只是問他的家產人口。憐他真是個極貧，於是給谷三石，又在庫上取了俸銀二兩送他，叫他用心讀書，進學在他身上。到科考，州中自作主張，不憑文字，以了個前列。府考，州官又說他德行，也取了一名。到學院，州官揭他德行，要取作首。學院記認了，將來一看，沒一句通的，說：「這樣文字，叫我如何圈點？便取他進學，也守不牢。」對州官講，州官道：「士人先慕識而後文義。這人行誼出眾，求老大人培植，砥礪頹風。」此人亦貧，知州毫無所利，學院只得勉強將他附在案中。州官又給銀，助他婚娶。這一頂頭巾，陳都憲已心滿意足了，又為他完婚成家，陳都憲更不勝千萬之喜。州官還又為他弄名遺才科舉。這陳都憲豈不又加苦難？他曉的什麼二場三場，枉僭了一個名位。又虧金先生找幾篇擬的大題文，並論表策，叫他記。這兩個月內，陳都憲委是的苦，只見他日夜口不住的去了。

刺碎蘇秦股，尋完祖塋螢。  
書聲連日夜，難滿腹中空。

到科舉的時候，起程送路費，州官又待他比眾倍增。那些通學都笑瞎烏珠州官，施恩於無用之地，小陳便盡肚皮也滿不得七篇文字。不期頭場，他學那街坊上唱的曲挪來湊上，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講章唱本一齊寫上，竟涂滿了。二場，是教學的冬至賀節，訓蒙時寶極觀王道士曾央他寫章奏，他也曾記得幾句，也拿來湊上。到三場的策，無非陶他真本學問。同學的人，看貢院牆上，見他頭場平安，自稱奇異。及到二場，卻又沒事。大家莫不駭然道：「想必是貼堂子，可霎作怪！」

南場大座師有個莫逆之交，平日極談諧謔浪，無所不至。這時此人在江陰作縣，取來作同考，兩個人一見歡然。謄錄彌封後，此卷分入江陰縣房內。先取六卷，大座師都無更易，尚少一本卷。正在番閱之時，忽見此卷，拍案笑倒，道：「天下有這等秀才，又有這瞎眼的學院許他科舉。說他個文章平俗，也還是話；說他個大清客，還是文章；怎麼那市井上的歌謠曲兒都寫出來？」再看二場，便大笑道：「這人博通三教了，怎麼把頌聖處寫個『名高金闕，望重玉虛』，伏願處又寫個『普渡迷津，弘開覺路？』」不見雕龍繡虎，卻是兔園笑府。

看五策，說選將，便寫上要戰，須得大將如二十八宿鬧昆陽，自然馬到成功；說要守，須得大將如楊家府鎮三關，自然太平天下。到了公是的策，便道人人有天理，個個有良心。古詩云：大風吹倒梧桐樹，自有旁人說短長。到了理財的策，說上積少成多，一縣積得三錢五錢，百縣便有個三十五十。至於水利策，又說池蕩稅少，田土稅多，若將不灘盡耨行耕種，兜口填作平田，其利豈不大哉。到了備倭策，又寫上些沿海廣築高牆，要路多畜瘋犬。江陰縣看了笑，笑了看，叫門子快取酒來。於是斟上酒，一連賞了十數杯，道：「此真絕世奇文，還當與大主考共賞之。」也不用筆去塗抹，他只把那可笑處，濃濃的藍朱密圈，加了細批，後又加總批道：此卷博通三教，洞愁九流。洪爐熾映，鉛錫皆福藥籠翁張，洩溺畢集。下裡巴人讀之，人人鼓掌。不意天壤間，有此異才高薦。

次早帶到堂上，要與大主考同看，做一場笑話。方作了揖，江陰縣從袖中取出此卷待要送上，只見門子送茶失手，將大座潑了一身，一領青蓮色縐紗道袍潑得透濕。大座師大怒，忽抬頭一見江陰縣手中拿著一本卷子，道一定是一本好卷，連忙接過來。江陰縣道：「求老大人細閱。」大座師卷子展將開來，不看上面文字，只看上面圈點是密圈了的，加上墨筆讀圈，每篇又加上頂圈。知縣又道：「求老大人細閱。」大座師說道：「好，兄的眼力盡高，學生眼力也不差。」知縣才待再要開口，他已經展過，各房裡又送了些卷子過來。知縣只得聽他，回房來好生不得安寧。又去選了一卷醇正文字，細加圈評，上堂去換那卷道：「前日知縣送來卷子，內多不雅，求老大人再將此卷，比並取中。」大座師懶看，道：「那本卷子就好，這卷子留作副榜罷。」知縣才待要說出是作要笑的，他又說是好，目力不差，眾人豈不笑他？只得又道：「知縣想得實有不安。」大座師道：「好，不須再更。」知縣又想道：「莫不是他有甚麼關節，故此堅執不換麼？只是要磨勘，可怎樣好？拚得費幾個書帕，送到禮部禮科，掩過去罷。」到揭曉日，填了一百第二名中的。正是：文章自古無憑據，惟願朱衣一點頭。

此時科舉的大半都回，也有一半在彼游秦淮，看雨花台、燕子磯、棲霞、牛首，挾妓玩耍。陳都憲雖不能如此，也還隨著同學幾個拿穩中的，在南京候榜。這夜眾人尋了兩個妓，飲通宵。陳都憲初出口兒，也有一二分想中，卻自心之明，也八九分料不穩，先吃幾杯，醉了睡覺。到五鼓，眾人將他房門大播，陳都憲只得披衣起來，開了門，眾人哄然一笑，道：「小陳也要想中？」說的陳都憲一個沒趣，又去睡了。到鐘鳴的時候，果然外面有人打門入來。眾人爭說名字，都不是，及至拿出條子來看，正是眾人輕薄他不通的那個陳都憲，拿住了寫票，要花紅。眾人都暗地裡笑他道：「想是人口他火口。縱主司的眼瞎，瞎的也不至於如此。」有不信的去看，果然是名字高揭。眾人一齊不平道：「反了反了！真是場中不論文了。」有的道：「我們渺視他，不曾看他文字，或者有些奇異處，也未可知。」這些拿的中的，都個個掃興而回。獨那不通的陳都憲，偏揚揚得意，自在洋洋的，隨著一些同榜中的舉人，赴鹿鳴宴，插花飲酒去了。

口口高價玉空磨，點點青衫淚濕多。  
歸向江東無面目，多才蹇命奈之何！

榜上有了名，不怕不是個舉人，自參主司，會同年，一禮行呈。喜殺個趙知州，道他賞鑒不錯。通縣雖笑他不該，也除不了他的名字去。到見房師，房師說：「賢契怎樣雜學？高卷子還仔細改一改，硃卷還斟酌，莫輕易刻。」房師去見大座師，道：「第七卷原是將來發一笑的，怎麼老大人堅意中他？」大座師取過硃卷來看，果然不是文字，卻也懊悔無極，道：「我只是深信鄉兄，不料如此。鄉兄若要作笑，不該圈他，不該出上批語，總是鬼神所主，如今倒管他磨勘不成？須得照顧照顧，彼此功名所繫要緊。」

」

陳都憲歸家，少不得親友來作賀。趙知州道：「他是高品，不肯來關說的。」只揀大分上送了去。江並富庶，人出他兩三事，也擢千餘金。到了江陰，座師相待，也只平常。料他的後來功名有限，不過一舉人官而已。趙知州朝覲，挈了他同行到京，各人覓了下處。大凡秀才中舉，莖菜肚腸變作酒肉囊袋，心粗氣福平日這些舊本領不消去勾了，還有新鮮時巧添得來。他卻是這些庸談俗話，洗刷不去的，都依然還在。因親友請去吃酒看戲，又添出了一種傳奇的學問。虧得座師大力，磨勒不倒，停科降黜，還得安然進常及至進得場內，出下一些題目來，又似叫花子打番籃兒的一樣，一齊都奔將出來了，又甚是滿意。

不顧他人眼底，且自盡我胸中。

開出酒肉帳簿，真似大蒜生蔥。

天下偏有這些湊巧的事，一位工部都掌科，是山西人，人都笑他是個不通的榜上頭一名。僥倖得了科第，人偏胡蘆他，又因門第，得了個翰林院庶吉士。教習背書，准准連累辦吏受責；館課作文，准准煞尾上頭一名，因此所以弄作個才堪風憲，入了垣。常說道：「天下的人，難道只有我不通？定然還有不通的，與我作個對手。」這一次輪該分房，別個進去選的是上卷，他進去先要選下卷。看過了十八九，都是勝似他的。遂歎息道：「天下這等多才！」忽然看到陳都憲的卷子，大笑道：「妙妙妙，有了替身了。若論起我當日的試卷，還公然勝他幾分。這卷子若取出去，人定笑他，不笑我了。」把他三場卷子，做藍朱不著，濃濃的圈上些，扯過預備的批語本子，不管與文章合不合，只管密密的批去。極俗的所在，倒批上個標新領異；極平淡的去處，倒批上個見解不凡；極枯拙的去處，倒批上個光彩陸離、丰神掩映。後場又批道：「學問淵博，口時良壽。」都是空疏之語。

涂時銅粉皆佳麗，抹上丹青足畫圖。

誰舍驪黃尋駿骨，得來魚目勝明珠。

上堂，大主考道不好，他偏說好；大主考不肯中，他偏要中。他原恃垣中的聲勢，又是山西人，出名尚氣的。大主考也混帳填他後邊。雖然低殺，倒也是個進士了。大主考還只道這都諫一萬頭落籠，卻不各他這樣就裡。及至殿試，虧他訓蒙時寫得一筆姜立綱，卷子上到也齊整，得中了二甲進士。坊間刻個陳進士的聯捷稿，苦沒人買。若是買去，還要貼他百十個止噁心的楊梅乾，討些硃墨塗抹做蠟燭帳。

在京及到家，自有一般勢利的厚禮來拜門生。他卻昧了心，公然談論起文來。道文章的法脈，定當如何如何，如學生稿中某一篇主意，人也想不到；某一篇局法，人也做不來；某一篇某幾句，人也不敢說。總之，「只要多讀書，多作文，舉人、進士，垂手可得，不要看難了。」這些人在面前打躬道：「是，是。」有那略知分曉的，在背後為他縮頸吐舌道：「有這樣不怕臉紅的！」假滿到京，選個刑部主事，還將這稿去送人，這也只當送他糊破壁、抱酒罈罷了。刑部不過出些審語，這也沒人嫌他俗，盡支撐得過。又因外邊笑他文字，他道：「人說我不會做文字，我偏要看文字。」遂即經營，尋一個大大的分上，做了會試小考。

人苦不知足，喬隴又望蜀。

持將朦朧眼，怎辨荊山玉。

分了房，便摸拳擦掌去看文字。將文拿到手裡，一句也念不斷，道：「如今文字這樣奇了，竟沒有我當日的文章上那話頭！」那樣規攔了一日，要裝個病，央人代看罷，又怕惹人笑話，上邊又催著要卷子。他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我當日中，原是靠天，如今也還求天罷。」他在自己房中設了香案，點了香燭，將卷子一束束排在案上。著了吉服，對著上天，志志誠誠拜了四拜，跪著道：「陳某僥倖分房，為國求賢，要得一輩忠良之人，不敢出自己裁，敢求神明作助。其中若有命該得甲的字、文章可以中的，願我手抽得，即便拿去呈堂，不敢妨賢而病國。」於是隨手抽了三十卷。先抽的就是首卷，以抽之前後為次第。撤了香案，要去批圈卷子，又恐怕差了句讀，做錯注腳。怎麼樣？少不的連篇圈去，加上些不相合的批語，待大座師自去看罷。晴奇得緊，內中果然就有幾本好卷子。大座師就中拔出一卷，做了首卷，留下十卷，其餘發出去另換。他就堅執對道：「房中再沒有佳的，止有這二十卷。」又怕人看見他中這些不曾看的卷子，都於「乎」、「哉」、「也」、「矣」上點上幾個點，也不論好歹處，直上兩直。大座師見他換不出來，也只得又用他十四卷。其餘六捲去不得的，填了個副榜。

琢殘荊岫也得玉，淘盡泥沙也有金。

才是王楊及盧駱，暗中摸索已搜尋。

及至放榜時，他房中到中了三個省元、六個經魁。人都道他是識文字的，他也自誇「我的眼力好似翰林」。

其時鄉場大座師已掌持詹事，江陰縣已行取考選做江西道御史，趙知州已升了禮部員外。他卻帶了這一股新貴去認大座師恩師，好不光彩。此時他在部中已經五年，論資俸也該升了。但是部屬吏部多捱到掌選升京堂，禮部升宗師及兩司，兵部升邊道，戶、工、刑三部得升到兩司者，十中止有一二，升府的到有八九；遭際的又是嚴介溪當國，嚴東樓用事，沒錢的便不得好缺，也不得升遷。陳都憲原是個老實人，因在仕路上住得久，也混的活動了些，道：「有錢的是錢辛苦，沒錢的是人辛苦，我雖然沒有大錢去鑽他，替他效上一場勞，騙個好官好缺做，也未可知。」

其時鑽嚴家的頗多，獨有一個趙文華、鄢懋卿，兩個是他最得意的乾兒子。奉承嚴介溪，又結識了嚴東樓，你去送金夜壺，我就送銀馬桶，你去送人雙陸，我送女梨園，飲食錦繡，珠寶玩器，餽送沒個空的日子，只要他父子們喜歡。

狗寶何嫌窄，蠅營不厭工。

足恭都御史，花面大司空。

但說兩個人也相妒相傾，背後說是非離間。一日，趙文華說了鄢懋卿的背，鄢懋卿連去兩日，不令相見。外面就說鄢懋卿惡了老嚴了。不知這一千人彌縫極快，嚴家父子的喜怒也極易轉，無非是賄路奉承，立可回嗔作喜。

這癡頑聞得外面傳說，道：「這一功不要讓給別人做去。」連夜做上一本，道他尋鹽毒害天下，克削監商；所至夫妻並行，輻夫俱用婦女供應；金銀器皿，盡歸囊中，貪婪非常。這也是實事。奈在他修飾之後，相公迴護，本都是嚴東樓代票，竟說他捕拾風影，越職妄言，弄個革職為民。

捱作相門鷹犬，舞爪張牙胡纏。

輸卻一頂進賢，何似閒事莫管。

沒奈何，只得在張家灣下口民船，收拾行李，戴了頂老人頭巾，午門外叩了四個頭，跨上蹇驢出京。一路回家，甚是寂寞，懊悔道：「是個進士出身，又不是舉子官生，再捱兩日，料不到雲貴小剩南則閩浙，北則山東、河南，少不得打了黃傘，係上金帶，一個黃堂知府，沒來由要好得惡，弄得斷根。我也太性急，還該再看光景如何。遽然上本，歹不中兩次三場辛苦，做了許多文章策論，搏得這頂紗帽，只這一個本子，竟斷送了。」沿途懊喪，直至家中。這也是退位菩薩難做，又匡如此終身了。

不意捱了五七個年頭，嚴嵩壞了，那嚴世蕃、趙文舉、鄢懋卿都處了。從來有一個相公當國，畢竟用幾個私人，也處幾個有合調的人。一到這相公去位，便要番局。從前顯擢的人，定然吃虧，降黜的定是起用。說他曾忤權奸，曾逐奸黨，連掇似掇的，便自然到那九卿。

樹樹猢猻散，花開蝶滿枝。

浮雲無定向，陰敘又晴時。

這陳都憲何嘗是有意要擊奸人，為國家來？這時候卻得了一個直臣名色。況且數年間所取門生，又有幾個在兩衙門為他講說言官薦舉。言事的，也搭他的大名。吏部起了廢單，不敢遺了去，公然就得個口官起用。

重結王陽綬，來聽長樂鍾。

補了個禮部精膳司郎中，就轉太僕寺少卿。不一年，又做了都御史，騎馬開棍，甚是丰采。如今也不賣弄文字了，又賣弄學生：「在郎署原無言責，只因那嚴氏父子擅權誤國，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。先擊其爪牙，以小試行道之端。此時豈但功名，把性命也付之度外。不料遭逢聖明，得有今日。」當時人不知道他的本心，也把做吳時來、董傳策一流人。所以副都缺，會推他作副都；左都缺，推他左都。會大轎了，平日有恩人，如趙知州，都肯圖報。金先生已竟貢了，年老不願做官，他請在衙中，與他做四六。又有借重銜，求他詩文的。官尊事冗，連那賽陶真的文章，慶王翠峰號佳詩，也不暇做，都假手，都假手金先生。陳都憲自昂昂然總台綱，掌計典。孔雀補，犀角頂，竟在長安做個大九卿了。

鉗口結舌，拾遺補闕。

容頭過身，三公九卿。

每到閒時，也與金先生在書房中小酌，說些微時口事。一日談起來，陳都憲道：「想當日學生資質愚魯，遭旁人的訕笑，何期得有這場功名？後來僥倖一官，只為台諫緘然，做了個越職言事。回到家來，真是門可羅雀，豈期死灰復燃？自今看來，可見前程真難預料。」金先生道：「你有前日之冷落，自有今日之顯榮。且功名前程，都有天定。記得未遇時，我在你房中睡，聽的鬼話麼？你是個都御史，我是個老貢生。當日之言，早已安排定了。人都說鬼言不可信，我卻說鬼神無戲言。可也省得了。」

生人墮地時，前程早已定。

彼昏不知者，役役若奔競。

當晚陳都憲也只默然。夜間想起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嘗言道：「憑他做人不好，少不得一篇好文字，送歸墓中；憑你做官好，少不得一篇不好文字，送歸林下。我的文字原不甚佳，得了科名；我做官也只平常，到了都憲，想是有個定命。若只管貪進不止，做了個夏桂洲，四次拜相，直至殺身都市。罷，得意濃時口口口，須知世事多反覆。這些新進後生，嘴頭子狠口口口，得了個衙門，定要攻殺幾個大老裝風來。莫要等著他們狼狼藉藉說上一篇，那時回去不妙。」

匝地口羅密，修翎每見戕。

何如決雲去，天路獨翱翔。

於是次日托病，注了籍，托金先生做個告病的本。一個不准，又一個，一連三上，准回籍調理，病痊起用。辭朝出都，九卿、同年、同鄉、同官、門生，你一席，我一席，都來餞行。到灣，三隻船，船頭上中間打綠字「都察院正堂」牌，兩側「欽命調理」金字朱紅牌；本院的馬牌，驛遞人夫，官兵鼓。養病官是要起的，與那些罷官的不同，況是總憲，各地方巡按都是堂屬，那一個不差官送下程送禮，差官護送？

簫鼓喧聲擁傳車，紛紛迎謁走簪裾。

不須漏盡先回步，何似當年漢二疏。